

D a n g d a i X i f a n g L i s h i Z h e x u e D u b e n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

(1 9 6 7 - 2 0 0 2)

陈 新 /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Fudan University**

(1905-2005)

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

(1967—2002)

陈 新 主编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陈新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0
ISBN 7-309-04201-8

I. 当… II. 陈… III. 历史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1967—2002-文集 IV. K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059 号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

陈 新 主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4.5 插页 1

字 数 401 千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 100

书 号 ISBN 7-309-04201-8/K·134

定 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	1
一、历史与哲学	1
1 某某哲学的观念,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 ... [英]柯林武德	3
2 转向语言学:1960—1975 年的历史与理论和 《历史与理论》	[美]理查德·汪 21
二、语言与历史	57
3 历史的修辞	[美]赫克斯特 59
4 结构主义与思想史的写作	[美]桑德·科恩 71
5 历史可能是真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与 “隐喻的转向”	[荷]克里斯·洛伦茨 104
三、真实与虚构	121
6 再论历史中的真实性和事实	[英]沃尔什 123
7 历史叙事之真实性的条件	[波]托波尔斯基 143
8 叙事与真实的世界:为连续性辩护	[美]大卫·卡尔 157
四、叙事与表现	175
9 论历史学中叙事的性质与作用	[美]威廉·德雷 177
10 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用处	[美]海登·怀特 197
11 为历史主观性而辩	[荷]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222
五、时间与记忆	247
12 此刻“不再”	[美]汉斯·凯尔纳 249
13 新编年史:一种史学理论的纲要 ... [德]吕西安·赫尔舍尔	270
14 危机、创伤与认同	[德]耶尔恩·吕森 290

六、普遍史与世界历史	311
15 叙述权力考察:后现代主义和没有历史 的人	[美] 克尔温·李·克莱因 313
16 历史与科学世界观	[美] 威廉·麦克尼尔 336
17 普遍史与后现代主义	[波] 埃娃·多曼斯卡 350
后记	363

导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

陈 新

近三十年来，广泛地跨学科研究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历史哲学原本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历史和哲学固然是该学科不可忽视的要素，然而，文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门类的学科理论与历史哲学的交汇，才形成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深刻洞见。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对历史性、时间、变化等历史哲学基本要素的考虑，促成了历史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学分支学科向它靠拢。思想的碰撞生成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核心问题，史学目的、历史表现、历史真实、历史审美、历史记忆和世界历史观念这些或者由来已久，或者新近得以彰显的主题吸引着当代历史哲学家的目光。要想对这些论题有所了解，必须预先假设一个由这种种主题构成的总体，关注它们在该总体的不同结构层面中的位置，以及在同一层面中与其他论题或要素彼此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制约因素。历时与共时、整体与部分、解构与重构……一组组相互对立却又相互支撑的概念共同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考察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题转换与意义变迁提供了基本的认识结构。

一、定义与假想：历史观念展示史学目的

在经验主义的认识中，定义是对某类现象进行概念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至少在人文学科之内，定义不仅仅表现为阶段性认识的总结，它还可能承载一种假想与期望，因

而,学者们对自身研究领域的概念描述,往往能揭示出他们各自在特定时期的学术欲求。具体到历史哲学而言,对它的定义或概念描述,便是以语言判断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对历史哲学研究具有的要求、愿望,乃至假想。

历史的定义取决于历史学的价值,它不能单方面地确定^①;而历史学实践中存在的主体性却将史学价值与史学目的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也藉此在历史的定义之上抹上一笔主观性的重彩。有鉴于此,如果说有关历史哲学的概念描述在当代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认识主体对它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或者构成了何种假想,进而通过哲学思辨来陈述历史学的根本目的。

20世纪早期,柯林武德的研究处于历史哲学的最前沿,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成就。尽管他对历史哲学的概念性描述可以说只是当时诸多历史哲学家中的一种,但其对后世历史哲学研究的影响力之大使得我们能把这种描述视为那个时代的典范。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哲学应该包含那些思考历史的人心中普遍地和必然地产生的思想。”^②在他看来,哲学必须讨论普遍性和必然性,并且研究实际的事实,不涉及假设,因而历史哲学只是与“以历史作为其集合之名的实际具体事实有关”^③。柯林武德也曾说过,历史学要成其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是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人类兴趣”^④,而历史哲学正是对这种兴趣进行哲学说明的结果。柯林武德还明确指出,历史哲学旨在“揭示历史思维中运用的原则,并且加以批评;其功能在于批评和调节这些原则,目的是使历史更真实、更成其为历史……历史哲学产生于历史思维的实践之中”^⑤;“历史哲学便是历史学方法论。它以一种不是很系统的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于实际历史学工作之中,永远不能用完全封闭的教条形式来表述它”^⑥。

① 参见拙文《我们为什么要叙述历史》,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5—18页。

②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Idea of History*, (Revised Edition), Oxford, 1993, Jan Van der Dussen ed., p. 337. 中译文见本书《某某哲学的观念,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一文。

③ Ibid., p. 337.

④ R. G. Collingwoo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ustin, 1965, William Debbins ed. p. 123.

⑤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346.

⑥ Ibid., p. 347.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很容易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哲学与传统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性历史哲学区别开，若是按照沃尔什的分类，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因为要讨论历史思维及历史解释的可能性问题，而隶属于批判的历史哲学^①。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哲学存在三种层面：

首先，作为一种综合体的历史哲学，它直接由历史思维中产生的特殊方法论问题综合而成。其次，作为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尝试的历史哲学。第三，与一般而言的哲学同一的历史哲学。很显然，这三个层面决非同一主题的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他们以互为依存的方式捆在了一起。第一层面是历史哲学的内容；第二、第三层面一同构成了它的形式^②。

显然，这第一个层次正构成了沃尔什所说的批判的历史哲学部分，然而，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是：“形式使内容变得可以理解，内容使形式变得真实。”^③当我们得知柯林武德要说明，历史哲学不是哲学的一部分，而是哲学的整体时；当我们明白他理解的历史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以历史的观念为焦点的哲学及其问题时，我们已然在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中看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子，历史成了哲学的一种视角。尽管柯林武德自己将此区分成狭义的历史哲学（历史学方法论）和广义的历史哲学（以历史的观念来构思的完整的哲学）^④，并主要致力于前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广义的历史哲学应该就此埋没。柯林武德最终指明：“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先验观念所做的说明，是对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普遍和必要形式的历史所做的研究。”^⑤虽然他反对给历史这一先验观念定义，但无形中却以近乎定义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历史哲学的期望和假想。这种界定告诉我们，由于历史这种精神活动是普遍的和必要的形式，它明显地或隐晦地表现在任何种类的精神活动存在的地方，历史哲学根本上应当是广义的历史哲学。

① 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及以下。

②③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349.

④ 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⑤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a Philosophy of Something, and in Particula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357.

事实上,晚柯林武德一代的历史哲学家几乎将这种广义的历史哲学忽视了。他们在20世纪中期普遍接受分析哲学或结构主义的训练,对某种历史解释方法(如覆盖律模式、叙事解释模式)的关注占据了4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①。柯林武德对广义历史哲学的追求赋予了他的历史学方法论一种更高的目的,它与一味沉醉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方法论、通过探求历史真实和历史客观的唯一性途径的分析派历史哲学形成对比,两者的碰撞留给当代(1970年以后)历史哲学研究的问题是:历史哲学应当旨在阐明历史学的学科理论,还是应当赋予人们一种认识世界的历史性眼光。柯林武德已经涉及这个问题的回答,即前文谈到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当代学者对此有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倘若我们以柯林武德对历史哲学的假想作为标尺,来评判晚于他的历史哲学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的研究会被归入狭义历史哲学的范畴。只是到了1970年左右,才因为对语言和叙事的分析出现了斯科尔·费恩所说的在分析的传统内思辨历史哲学的“复苏”^②,此时,广义历史哲学的诉求才重新萌发,这多少归功于语言在当代哲学中具有了本体论地位,从而导致了历史哲学在语言学转向中,将叙事语言中潜在的意识形态、政治、伦理乃至审美蕴涵揭示了出来。这些过去未受重视或者被刻意拒斥的因素,其存在对于历史叙事和历史表现而言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它们使得历史哲学的研究不可能再局限在历史学方法论的范围之内,进而要求超越传统历史认识论,使历史哲学由狭义研究转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哲学研究。在历史哲学界,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此外,还有前辈保罗·利科和后学埃娃·多曼斯卡等人。

人们重新谈起“思辨的历史哲学”,海登·怀特则以新名字“元史学”替代。他那部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元史学》据说“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他想要回答的问题也在于

^① 参见 Richard T. Vann, “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in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ited by Frank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40—69. 中译文见本书《转向语言学: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和〈历史与理论〉》。

^② *Ibid.*, p. 61.

“历史地思考指什么”^①。毫无疑问，怀特的研究就像他自己声称的，采用了形式主义方法，这似乎是以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来暗合柯林武德指出的第三个层面的历史哲学。

叙事研究的兴起与语言哲学的成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说，它的理论基础都扎根于此。克里斯·洛伦茨指出：“近来的历史哲学在艺术哲学、文学、修辞学及美学的指导下，偏离了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②他将历史哲学中的这一倾向称为发生了隐喻转向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并判断隐喻转向作为历史哲学是不恰当的，希望将历史哲学限定在历史学方法论的领域之内，其批评针对的便是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利·丹托等人在讨论叙事问题时便已经注意到叙事提供的是一种历史理解形式，“历史叙事的观念在‘逻辑上优先’于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几乎所有其他的问题。”“一切历史都以叙事为‘先决条件’，故事形式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组织方案’，有如理论为科学家提供的研究方案。”^③不过，早期的历史叙事研究更愿意停留在柯林武德所说的第二个层面的历史哲学，最多回答历史（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研究者们并没有假设《元史学》中构想的那种宏伟目标，即充当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海登·怀特希望实现的便是这个梦想。柯林武德早逝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它，洛伦茨由于对虚构叙事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担心而拒斥它，安克斯密特则为此提出一种历史表现理论，这样的历史哲学并不将自身局限于历史学方法论，而是藉此探讨更为宽泛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借助语言哲学来重振一种广义的历史哲学。

安克斯密特称自己的历史哲学^④，即一种有关历史表现之本质的理论，是一部哲学的显微镜，其功能之一在于“让我们看清楚，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以及它们彼此缠绕之处，到底

导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

①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1.

② 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1998), 309. 中译文见本书《历史可能是真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与“隐喻的转向”》。

③ 参见 W. H. Dray, “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0(1971), p. 154. 中译文见本书《论历史学中叙事的性质与作用》。

④ 安克斯密特很少用“历史哲学”一词，取而代之的是用“史学理论”一词，这多少与荷兰的学科设置有关，历史哲学分支学科通常设置于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称为史学理论。

发生了什么”^①。安克斯密特认为,由于历史实在与历史学家的伦理和政治的价值相互接近乃至无法区分,因而需要一种历史表现理论来装备历史学家,使他们承担起从令人反感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中分辨其精华这一最重要和最需要责任的任务,这也是历史学唯一能够充分履行的职责。此时,对历史哲学定义的不同已经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学的目的。通过这样的历史表现理论,美学、政治学、伦理学成了历史哲学中的必然内容,反过来,它们自身之内也将融入那种“历史的”要素,深植于一种历史主义的图景中。

尽管当代历史哲学的复杂性并非可以简单地运用柯林武德的概念描述来分类,不过,它总体上还是可以说表现两种倾向:一种旨在深化历史学方法论,另一种意欲发展一种一般历史性认识理论。有趣的是,当代历史哲学家们之间的张力对应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甚至在一些人看来还对应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张力,因为人们往往将海登·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看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柯林武德还强调三个层面的历史哲学互为依存。若以此为准绳,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缺少了一种历史学方法论。当代历史哲学确实在弥补黑格尔的不足,只是尽管怀特与安克斯密特在此基础之上意图发展各自作为一般认识理论的历史哲学,但要说他们的历史哲学表现出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倾向,人们就只能认为,在他们的构想之上,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提供有效的实例来验证,更不用提构成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可是,当代社会仍然保留着对于黑格尔式历史哲学、或者说对于普遍史的渴望^②,希望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而历史哲学家将如何应对这种欲求?历史哲学在当下历史性的基础上是否需要构成一种新的定义或假想?我们通过对当代历史哲学其他一些问题的思考也许能找到些许启示。

二、言说与构成:语言哲学凸显历史表现

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语言是历史学家实践其学术理想不可缺少的工具,他们的成果只要想传递给读者,就必须通过语言或符号进行历史表现,从而在文本中构成自己的愿望、要求和目的,进而通过读者的阅读构

^① 中译文见本书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原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后文有关宏大叙事的讨论将对此有详细阐述。

成历史学实践在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接受效果。当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哲学的成就。理查德·汪认为其中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洛伦茨则指出当代历史哲学两位主要代表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各自的理论表现出一种隐喻的转向,这些都表明语言哲学对历史哲学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对语义学的研究、日常语言哲学的实用主义语言观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历史哲学家吸收。

早期分析哲学暨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试图运用逻辑分析,得出一种精确性的人工语言。这种意图对历史哲学家显然具有诱惑力。历史对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远比其他学科高,而源自19世纪的实证主义历史学以及实在论历史观,其影响力即使在20世纪下半叶也仍旧挥之不去。当逻辑实证主义者热烈讨论如何借助于逻辑分析获得精确的语义时,历史哲学家自然也希望就历史学家运用的语言加以分析,而其中首要的问题便是确证历史学有没有独特的专业化语言。他们依循分析哲学的脉络,开始从语言中的词义和言说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根据语义学方面的研究,日常语言哲学的成果很容易向多数历史哲学家证明:历史文本作为言语的产物,完全是由其他言语产物的基础构成^①。这意味着历史学并没有专用语言,它用来写作的与我们日常言说的语言毫无差别,就如同伯林说的,只要历史是用日常语言写的,就势必充满着道德的意味和蕴涵,它们深植于日常讲话中,不可根除^②。随后,赫克斯特以《历史的修辞》一文进一步关注历史文本中语言表述的形式。他通过三种不太受人重视的成分,即历史文本中的脚注、引用语和名单,将历史文本与自然科学文本和文学文本进行比较^③。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就是:

写作历史及其修辞与历史本身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修辞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这块蛋糕上的糖衣;但我们近来的研究表明,它已经完全混合到了蛋糕糊中了。它影响的不仅是历史的外表、它带来的乐趣、它的恰当性,而且也影响它内在的本质、它根本的作用,即传递过去实际上是怎样这种知识的能力。并且,如果事实

① Richard T. Vann, "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pp. 42—43.

② Ibid., p. 43.

③ J. H. Hexter,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6(1967), pp. 1—13. 中文译文见本书《历史的修辞》。

确是如此,历史学家就必须使历史学,即他们撰写历史的方式,服从于一种比他们迄今进行的任何研究都更宽泛、更深刻的研究^①。

赫克斯特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言说形式的分析将历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控制中摆脱出来。这种关于历史修辞的形式研究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说明,追求精确的语义并不能带来客观的历史言说,修辞中还隐含着假设,它们将直接影响历史文本的意义和真实性^②。不仅如此,赫克斯特还睿智地预测历史哲学将面临重大的范式转变^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转变已经完成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语言学转向是这种范式转变的一种说法,若是从历史哲学研究的核心来看,则是历史表现取代历史真实性,就像一种结构中心的转变。并且,由于历史表现本身涉及的是一种形式,一种史学活动的形式,它已经不具有类似于历史真实性那样的本质特征。

历史表现问题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这无异于将形式置于内容之上。然而,当代历史哲学的展开的确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20世纪40年代对于历史解释和历史说明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形式研究,如对覆盖律模型的激烈争论实则希望以一种有效的解释模式来达成历史真实。随后,对于历史叙事的讨论最终使人们“注意到叙事是历史写作的特有形式”^④。由此,故事的组织、言说便与历史意义的构成联系在了一起,故事被认可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这样,历史叙事在编织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如开头、中间、结局与历史意义的构成之间的关系都将纳入到研究中来。对这些组织形式所做的分析,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感觉到,文学叙事或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大。

1970年前后,罗兰·巴尔特对历史的话语所做的剖析,以及怀特对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进行的分析都是采用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过去,传统历史学自认为用于表现历史真实的叙述方法,如今在形式主义研究中被证明与虚构表现方法的差异并不大,这无疑使遵循传统历史认

① J. H. Hexter,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p. 11.

② 关于赫克斯特的评述,可参见拙文《20世纪60年代转向语言学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刊于《求是学刊》,2002年第1期。

③ J. H. Hexter,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p. 12.

④ Richard T. Vann, "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 1960—1975", p. 43.

识方式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于如何从理论上确保历史真实性的感到手足无措。事实上，此后的历史哲学并没有忽视有关历史真实性的讨论，至少任何对形式主义研究的批评都会将历史真实性的尚方宝剑请出来。不过，人们也逐渐认识到，通过关注历史表现而涉及一些新问题并不会回避历史对于真实性的要求，相反，只有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从另外的层面上获得对历史真实性的恰当认识。

安克斯密特在讨论历史表现的本质时，先指出要用“历史表现”这个词来替代“历史解释”、“描述”、“说明”、“历史叙事”等等说法。“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明白，历史著述的本质，其相应奥秘只有在我们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对过去的一种表现时才能弄明白。”^①这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共识，历史表现问题的凸显意味着以它为核心构成了另外一种结构，表现的类型、内容、效果、表现者、读者等等，它们充当了围绕这一核心的要素；而在此，“历史”这个词对历史表现的限定是赋予它的对象一种时间的向度，即指向过去，它并没有对过去内容的真实性做出论证和担保。

在涉及一些有关历史表现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研究的具体问题上，怀特借助于分析年代纪、编年史和历史（叙事性历史）这三种历史表现形式来探讨叙事性问题，指出历史表现中叙事性的用处源于一种愿望，即要让实在的事件展示出一种生命图景的一致、完善、全面和闭合的愿望，然而，这种生命图景却是虚构的^②。由于叙事往往被当代结构主义者看作历史表现的根本形式，对叙事进行的形式分析得出这种将叙事性的用处寄托在一种虚构的图景之上的结论，这难免会动摇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或历史实在具有的信念。怀特的研究表明，形式分析方法对历史哲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此外，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同样赋予当代历史哲学诸多新的关注对象。例如在思想史的写作中，如同桑德·科恩所说：“表现的概念、反思的理论、意义与交往的结构，以及对于何种程度上这些文本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存在的普遍疑问，统统根据某个系统的理论语言被推倒重来了。”^③科恩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认为

① 中译文见本书，安克斯密特：《为历史主观性而辩》，原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3期。

② Hayden White,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5. 中译文见本书《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用处》。

③ Sande Cohen, "Structur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7(1978), p. 176. 中译文见本书《结构主义与思想史的写作》。

当人们把思想活动视为指称实践和语言的一部分,进而分析历史写作的意识结构时,人们更容易看清历史表现中的结构性编码规则是如何构成,又如何被新的意识所替换。这样,人们也就得知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实在”不过是这些结构性编码规则的产物,既然后者能够更替,“实在”自然也不可能依然保留它本质不变的面貌^①。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无论取得什么进展、发生什么转变,都无法回避真实性的问题,即使整个历史哲学以历史表现为中心,真实性问题实际上也潜伏到了其中。因为历史与真实有着天然的联系,就好比洛伦茨批评“隐喻的转向”时说的:“无论何时赋予历史叙事‘真实的故事’这一特征,需要强调的都应是‘真实的’这个形容词,而不是‘故事’这个名词。”^②历史有时就是真实的代名词。当历史哲学家大大地促进对历史表现的认识时,研究中涉及的形式虚构与内容真实之间的矛盾,仍旧是这个学科不可回避的难题。

三、超越与回归:虚实张力规划历史真实

在赫克斯特讨论历史的修辞、憧憬历史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之时,他还是将“实在性原则”视为历史写作的第一原则。不过,他也注意到这一原则与历史写作的第二原则——“最大影响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为了把历史实在传递给读者并产生最大影响,历史学原则有时可能要求历史学家将全面性和精确性屈从于其他方面的考虑”^③。换句话说,历史写作要力求找到一种能够在历史的真实性与历史知识、历史意义传递的有效性之间达到平衡的修辞方法。应该承认的是,赫克斯特所提到的“实在”对应的还是传统历史哲学中那种真实的过去,是一种史实的真实。

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当代令人们对历史真实性产生动摇的历史哲学家有关历史真实的看法。海登·怀特对埃娃·多曼斯卡谈到:“你肯定无法避免真实性问题。因为这是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真

① Sande Cohen, “Structur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p. 176.

② Chris Lorenz, “Can Histories be True? Narrativism, Positivism, 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 p. 329.

③ J. H. Hexter, “The Rhetoric of History”, p. 6.

实性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可回避。20世纪语言哲学给我们的教导便是，脱离了真实性的表现及其形式，就没有哪种真实性存在。如果真实性在我们面前以讲述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讲述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你不能区别对待。”^①显然，怀特并不回避历史写作中的真实性问题，只是我们看到，他强调真实性依赖于它的表现及其形式，如果说历史表现代表了历史学实践，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在强调一种史学的真实。我们看到，与自赫克斯特上溯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真实性的模糊论述不同，怀特及当代西方历史哲学正是要超越实在论的真理观，自觉地将历史真实的讨论由历史事实的层面上升到历史表现的层面。问题在于，怀特等人的研究恰恰更多地证明了历史表现形式中隐含的虚构因素，真实性又如何成为“写作历史据以成为可能的基础之一”呢？如果按柯林武德说的那样，叙述指的是构成一种“意在成为真实的叙述”，那么，我们能够从虚构的形式中获得一种意在成为真实的历史表现吗？倘若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要在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上真正有所突破，就必须赋予形式虚构与内容真实之间的矛盾一种合理的调解方式。

我们的确有可能表述出这样一种调解方式，只是它构成的代价是要对真实与虚构的传统含义进行重新理解。

沃尔什早在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已经指示出历史哲学领域内对真理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符合论真理观，另一种是融贯论真理观。1976年，戈尔茨坦在融贯论真理观的基础之上有所进展，他认为，历史真实只有通过理论建构才能获得^②。在很大程度上，沃尔什支持这种观点，他承认：“历史学家出于专业的目的知道的唯一的过去，便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构成的过去。”^③甚至“历史事实是最有见地的历史观点随时都准备去获取的结论”。倘若如此，历史真实或历史实在便是一种历史判断的结果，尽管它需要证据支持，却不再是以往那种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东西。沃尔什指出：“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东西对你来说也是真实的，除

①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1998, pp. 23—24.

② Leon J. Goldstein, “History and the Primacy of Know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6 (1977), Beiheft, pp. 29—52. 在前一年，他出版了《历史认识》(*Historical Knowing*, Austin, Texas and London, 1976)一书系统阐述这种观点。

③ W. H. Walsh, “Truth and Fact in History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6 (1977), Beiheft, p. 68. 中译文见本书《再论历史中的真实性与事实》。